

黃氏逸書考

史鈞沈

逸書考

司馬彪戰略

甘泉黃奭學

劉表

劉表之初爲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
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
羽爲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人宜
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越惠王後漢書補注十
七引延中廬人蒯良
蒯蒯越良字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
子柔也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至今矣吾欲徵兵恐

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師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間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

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
論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
宗賊至者五十五人後漢書劉表傳作十五
人惠氏補注十七引戰
略曰五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卽授部曲惟江
夏賊張虎陳生後漢書作陳坐惠氏補
注十七曰戰略作陳生擁衆
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往說降之江南遂
悉平三國魏志劉表傳注

傅幹

袁尙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
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
之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
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
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
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
雖疆實夫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旣事
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
恐成敗旣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爲誅首矣於

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策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背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援等大破之

三國魏志鍾繇傳注

孟達

孟達將蜀兵數百降魏魏文帝以達爲新城太守太和元年諸葛亮從成都到漢中達又欲應亮遺亮玉玦織成鄣汗蘇合香亮使郭摸詐降過魏與太守申儀與達有隙摸語儀言玉玦者謀已決織成者言謀已成蘇合香者言事已合

御覽三百五十九

司馬懿

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明帝召太尉司馬公討之軍到襄平公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連

車置水中積石鎮其上以鹿角塞之

御覽三百三十七

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太尉司馬公討之軍到襄平去城百步穿重塹豎連柵安諸營立樓櫓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圍塹而車輪以大弋掘穿中又豎輪障其前

御覽三百三十七

蔣濟

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

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

三國魏志蔣濟傳注

傅嘏

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

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邱儉等表請征吳
朝廷以三征計異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
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
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
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
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
屠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
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
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

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
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祗等
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
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
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
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
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
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
始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

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
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
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
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
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
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
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剋
道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
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出民表寇

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
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
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覺隙
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
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
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
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
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
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

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
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
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
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
氏厯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
之將則陳征伐縉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
士思展搏墜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
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
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

虜廷卽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必不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三國魏志傅嘏傳注

王基

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
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
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
大將軍司馬文王啟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
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
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
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
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
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

赤岸乃得度沮西道當出箭溪口乃趣平土
皆山險夾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
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
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
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
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飢餓覆車上邽文
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
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
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

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
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敕諸軍
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
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後
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
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
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三國魏志王基傳注

附錄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

司馬彪戰畧

十一

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人醉失禮奈何
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曰羣臣皆絕
去冠纓然後上燭初學記二十五引戰畧案
司馬氏戰畧多是三國時
事與九州春秋相表裏此敘及古事疑非一
手或是敘說中一段未可知又案隋書經籍
志載兵記八卷司馬彪撰一本二十卷而不
出司馬彪戰畧又另載戰畧二十六卷金城
公趙叟撰今檢云國志注俱引司馬彪戰畧
而不云兵記太平御覽亦然此屬可據不知
隋經籍志何以闕而不載兵記又是一書此
條楚莊王事初學記引作司馬彪戰畧疑此
或是兵記中語若趙叟之戰畧則諸書無有
引及者

子史鈎沈

逸書考

司馬彪九州春秋

甘泉黃奭學

崔烈

崔烈廷尉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烈
時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
百僚畢會帝顧謂倖者曰恨不小靳可至千
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
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注曰姝美也言反
或作株根本也案此烈問其子鈞曰吾居三
注係陳禹謨補引

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
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
望烈曰何爲然也鈞者論者嫌其銅臭耳烈
怒舉杖擊之鈞走烈罵曰死卒父搃而走孝
平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

孝也烈慙而止

書鈔五十又初學記十一引
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

百萬以買司徒烈子均亦有時名烈問曰吾
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
謂不當爲公今登其位海內嫌其銅臭烈舉
杖擊之均走烈曰子受公搃而走可謂孝乎
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
於不義烈曰爾以吾爲瞽瞍耶又御覽二百

八引同初學記惠棟後漢書補注十二引列
時爲廷尉卿又引均字元平又引鈞曰舜之
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於不義也
烈曰爾以吾爲瞽瞍耶又陶九成說乳載此
事與初學記十一同烈子均下有字孔平三
字

王芬

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
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
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等結謀
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
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

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
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魏志武帝紀注惠氏後漢書補注卷八載何焯轉引陳蕃子逸至結謀會於芬坐作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攸上有許字

楊鳳

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
羝根苦嶮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
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干毒等各起兵大者
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

拜揚鳳爲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
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 三國魏志張燕傳注

張燕

燕本姓褚黃巾賊起燕聚少年爲羣盜博陵
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收瘦
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會其衆告
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性
剽悍捷速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浸廣
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

曰黑山也

後漢書袁紹傳注

大洪緣城苦蝮

後漢書朱雋傳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漢大計司隸掾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畦固苦晒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注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掾哉作緣城晒作蝮音才由反

閻忠

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而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受鉞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

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
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二十六萬方
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面
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
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
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高
曰心不忘忠何爲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
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
棄薛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

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朋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爲綱羅京都誅闡宦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況厲智能之士因迅風

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於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己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制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

嵩不從忠乃亡去

三國魏志賈詡傳注

董卓

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金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三國魏志董卓傳注

胡軫

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爲大都督呂布爲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衆大

亂奔走

後漢書董卓傳注

呂布

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僞作宮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挾义卓車或义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

後漢書董卓傳注

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

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
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卽迴
計從布布進軍去勦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
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三國
魏志張邈傳注暹奉韓暹楊奉也勦謂張勦
爲袁術將

田景

後漢書董卓傳主簿田儀及卓蒼頭前赴
其尸布又殺之注九州春秋儀字作景

焦和

初平中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師不暇爲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尙利戰士尙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沉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人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

遂蕭條悉爲邱墟也

三國魏志臧洪傳注又御覽九百八十四引青州刺史焦和多爲陷水丸沉河湟寇不得渡

胡文才 楊整修

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耶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三國魏志董卓傳注又後漢書董卓傳注

引無催等至自守十二字人上無大字王允上無而字叛作亂呼作召解釋作曉論何爲

耶作何爲乎卿往呼之作卽往諭之

言馬虎九州看利

樊稠

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共語良久而別催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催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

心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因請稠會
議便於坐殺稠

三國魏志董卓傳注

劉虞

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詣虞使
卽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
之道旣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
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戮力西面
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塗污忠臣耶

三國魏志

公孫瓚注

韓暹

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并州爲張宣所

殺

後漢書董卓傳注

韓馥

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尙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

有張揚於浮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
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
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
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冀州印綬
於黎陽與紹

後漢書袁紹傳注

至厠因以書刀自殺

後漢書袁紹傳注案范
史馥往依張邈後紹遣

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
圖謀無何如厠自殺

張純

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

三國魏志公孫瓚
傳注案魏志漁陽

張純誘遼西烏丸邱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
號將軍

公孫瓚

還屯廣宗界橋

後漢書袁紹傳注時袁紹將
麴義追至界橋

公孫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掌而決至於
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
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
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變也
御覽三百三十變舊作慶誤又後漢書公孫
瓚注引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手而決說
鄒載公孫瓚爲袁紹所圍曰天下兵起我謂
唾掌而決今視孫之兵革方始不如休兵積

穀案孫之二字有誤

侯成

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
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
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
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
跪言間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
白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
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作兄弟共

謀殺布耶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

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眾降

三國魏志

張邈傳注又御覽八百九十四引至得所失馬悉得作竟得賀下無二成字釀上有或字蓋成字之誤

朱靈

初清河季雍以郇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

靈家皆死三國魏志徐晃傳注又御覽三百十引遂力戰拔之作戰遂拔之末有靈字文博四字

袁紹

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

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爲天下誅除貪穢功
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
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
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
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爲不早決
之事畱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遂敗

三國魏志袁紹

傳注

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
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

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
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
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

三國魏志袁紹傳注

袁譚

譚始至青州爲都督未爲刺史後太祖拜爲
刺史其上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
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主
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
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人也信

以爲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
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草竊市井
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
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邱野
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
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
不就不趨赴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

魏志袁紹傳注

袁術

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
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
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悲必長見敬
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
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厠梁術誠以
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三國魏志袁術傳注又後漢書
袁術傳注引語之作給之見術上無後字諸婦人因共絞殺作諸婦因是共絞殺之而死
下有也字未有焉字

郭圖

圖字公則

後漢書袁紹潁川郭圖注

陳瑀

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爲曹公所敗於封邱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卽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

邳三國吳志呂範傳注

杜襲

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
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
中間兵攻聲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
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一日往出戶問消
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鬥語子緒曰勇可
習也三國魏志杜襲傳注又御覽二百六十一
引至稍敢出面聞兵攻聲下有恐懼二
字又白六帖二十九引劉表攻西州州長杜
子緒守拒時柏孝長在城中聞兵勢急恐入
室牽被覆頭攻半日稍出面明日側立而聽
一日出問消息四五日負楯親鬥謂子緒曰
勇可習者也案魏志注御覽俱引作柏孝長
此作柏季長又說郭載此事聞兵攻聲下有

恐懼二字亦云南陽功曹柏孝長則作孝長者是

臧洪

臧洪爲青州刺史被袁紹所圍糧食已盡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啟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歎之殺其愛妾以食將

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

書鈔一百四十四陳禹謨補又

七十二虞引臧洪爲青州刺史爲袁紹所圍糧食盡厨有米三斗主簿啟進內稍以爲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味命使爲薄粥與衆共歎之說郭載此事與書鈔七十二同糧下

無食字進內作白字稍作欲糜作薄又一條
載臧洪事與書鈔一百四十四同復食下無
者字無請中分三字歡之下無殺其愛妾至
末

孔融

融住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
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
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植根本不肯碌碌如
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
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爲
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

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

氣溫雅可玩而誦

誦字疑衍

論事考實難可悉行

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
殺五部督郵姦民污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
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
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
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
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涑水之上
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

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
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鄆四境棄郡而去
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
比郵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
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其也于時曹袁公孫共
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
劉孔慈凶辨小才信爲腹心左承祖劉義遜
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
也承祖勸融自託彊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

棄去遂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衆流

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

衆亡身奔山東室家爲譚所虜

三國魏志崔季珪傳注又

書鈔七十一御覽二百四十八引孔融爲北海相一朝殺部督郵案郤上脫五字又書

六十九引孔融爲北海太守爲袁譚所攻融矢雨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也

曹公制酒禁而孔融書嘲之曰夫天有酒禁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

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之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免融官

御覽八百四十四又事類賦酒引至

內不能平

孫策

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

三國吳志孫策傳注

郭嘉

曹公征烏桓諸將曰深入遠征萬一劉表使

劉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
自知才不足以禦備重用之則恐不能制輿
之則備不爲用雖違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
之後漢書袁劉傳贊注

賈詡

曹公與袁紹相距遣人招張繡繡欲歸紹賈
詡勸繡歸曹公繡曰紹強又曹公與吾有讐
不可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之也夫有霸王之
志者固將釋大怨明德於四海也繡從之歸

曹公曹公見之喜執詔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君也

御覽四百六十七

劉備

劉備奔荊州劉表甚敬禮之備作上客數年嘗於坐中起至厠見髀裏肉生流涕還坐表問備備曰昔年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生肉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立是以悲耳

御覽三百七十二又三國蜀志先主傳注引備住荊州數

年嘗於表坐起至厠下同流涕上有慨然二字表問作表怪問不立作不建

傅幹

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卜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爲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

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
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
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
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
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惟明公思虞舜舞干
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
功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
曰玄三國魏志武帝紀注又書鈔一百十六
引曹公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往者天
下大亂至分土定封下卽接普天之下至軍
遂無功疑幹字彥材已下十八字是裴松之

言馬虎九州春秋

注又御覽四百五十六引曹公征孫權參軍
傅幹諫曰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惟胡公
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
不從軍遂無功

魯肅

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欲勸權拒曹公
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
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
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
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卽有他
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卽

遭周瑜助備

三國吳志魯肅傳注

靡統

統說備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取也統曰

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
霸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
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遂
行三國蜀志龐統傳注

楊修

夏侯淵爲劉備所殺於平陽曹公自長安出
斜谷至陽平備拒險守峽王欲還出令曰雞
肋官屬不知所謂楊修便曰夫雞肋棄之可
惜食之無所以比漢中王欲還也遂引還

衛覽四百三十二又御覽九百十八引魏王
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守復難意欲棄之
乃發令云雞肋官屬不知主簿修曰夫雞肋
棄之則可惜噉之無所得以比之漢中王欲
去也乃白戒嚴王遂還又事類賦雞引同御
覽噉之作取之又藝文九十一引同御覽無
欲守復難四字官屬作疎屬無戒嚴二字王
上有魏字又三國魏志武帝紀注引時王欲
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
自嚴裝人驚問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
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之漢中知王欲還也
又說郛載夏侯淵爲黃忠所殺操臨漢中至
陽平欲攻劉玄德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爲功
乃出令曰雞肋官屬不聽所謂楊修便自嚴
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雞肋棄之可惜
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公欲還也俄操迴
師時人伏其幾決